

François Bon SORTIE D'USINE / LE
CRIME DE BUZON / UN FAIT
DIVERS Eric Chevillard PREHIS-
TOIRE Patrick Deville LONGUE
VUE Jean Echenoz CHEROKEE /
L'EQUIPEE MALAISE / LES
GRANDES BLONDES Christian
Gailly BE-BOP / L'INCIDENT / LES
ÉVADÉS Eric Laurent LIQUIDER
Marie NDiaye EN FAMILLE / UN
TEMPS DE SAISON / LA
SORCIERE Christian Oster LE
PIQUE-NIQUE Yves Ravey
ALERTE Marie Redonnet
SPLENDID HOTEL Eugène
Savitzkaya EN VIE Jacques
Serena BASSE VILLE Claude
Simon LE JARDIN DES
ANTES Gilles Deleuze
UCAULT / LE PLI Denis Hollier
S DEPOSSEDES Jacques
Leenhardt LECTURE
POLITIQUE DU ROMAN Michel
Picard LIRE LE TEMPS

施康强 程 静
康 勤 译

弗朗索瓦·邦

工厂出口

弗朗索瓦·邦作品选

午夜文丛

湖南文艺出版社

弗朗索瓦·邦

工厂出口

弗朗索瓦·邦作品选

施康强 程 静 康 勤 译

午 夜 文 丛

湖南文艺出版社

FRANÇOIS BON
SORTIE D'USINE, LE CRIME DE BUZON, UN FAIT DIVERS

© 1982, 1986, 1993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1999 pour la traduction by Les Éditions d'art et de littérature du Hunan.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82、1986、1993 年法文版译出并获中文版独家出版授权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资助，谨致谢意。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8—99—019

本书中文版权由陈侗鲁毅工作室协助取得

午夜文丛

工厂出口

弗朗索瓦·邦作品选

弗朗索瓦·邦 著

施康强 程 静 康 勤 译

责任编辑：唐 明 谢不周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68,000 印数：1—4,500

简易精装：ISBN 7-5404-2151-7
I-1640 定价：23.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

关于“午夜文丛”

午夜(Minuit,或译“子夜”),巴黎一家出版社的名字,熟悉它的读者,很快就能由此联想到法国的“新小说”运动,联想到一批古怪而又声名显赫的作家:萨缪尔·贝克特、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莉·萨洛特、克洛德·西蒙、米歇尔·布托、玛格丽特·杜拉斯。由于贝克特和西蒙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人们的心目中,长期出版他们作品的午夜出版社便成了文学创新的摇篮和成功的标志,或者是专门制造晦涩难懂之作的家庭作坊。

五十年来,这家只有十一个人的小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了文学探索的浪花,它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是相当稳固的了,而它自身的历史却表现为对现存价值的怀疑和挑战。1941年,作家维尔高尔为了出版抵抗运动书籍,创建了午夜,他本人的成名之作《寂静的大海》就诞生在这家地下出版社。战后,维尔高尔将午夜移交给现任社长热罗姆·兰东,而此时出版社已面临财政危机。幸好,贝克特的出现让兰东感到振奋,他预感到这个在巴黎四处碰壁的爱尔兰人将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又过了一些时候,同样不受欢迎的罗伯-格里耶在午夜出版了三部引起争议的作品后,成了它的文学部主任,于是“新小说”有了自己的召集人和宣讲者。如果说,那个时期是由于共同拒绝陈旧的现实主义而使出版商和作家们走到一起,从而奠定了午夜整齐划一的出版风格,那么,八十年代之后,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回潮当中,显然是兰东个人的勇气和鉴赏力保护了新一代才华出众的作家,才使得午夜像五十年代那样重新活跃起来。至于法国的知识界——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布尔迪厄、德斯康

贝等学术红人——，因为与新小说作家结为新思想的伙伴，将各个时期的重要篇章交给了午夜出版，构成了在文学出版之外的另一体系。其实，这种由书目产生的团体效应并不能代表午夜的全部意义，在社会生活中，以“背叛”著称的热罗姆·兰东始终以介入的态度，为正义、为捍卫他人的权利而展开积极的斗争，以至于常常要面对出版物的被查封……

因此，在世纪之交，当湖南文艺出版社提议策划出版一套新颖而富有思想活力的西方当代作品时，我们选择了午夜出版社，选择了它的纯粹、持久，选择了它的罕见的内倾性。于是，在午夜出版社按照自己的标准继续推出新人新作的同时，世界另一头的湖南文艺出版社，也正在冒着当年午夜那样的风险，不失时机地加入到了当代文学和思想作品的出版行列中。仅从作品种类来看，丛书的规模似乎已超过历年来午夜作品中文版的总数，因而可以说，中法两家出版社之间打破陈规的合作，本身已成为一项创举。我们相信，读者将通过这套丛书了解到，无论是早期“新小说”还是后期极少主义风格的“新新小说”，在拒绝平庸和反对因袭守旧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甚至，这些刻意求新的作品即便是处于当代文化的开放语境下，也并没有成为“人人想读的书”，这就是罗伯-格里耶所说的“新的文学”，它必定是“向少数人开放的”。当然，在话语权力日趋分散的情况下，所谓“少数人”并非指专门靠文学和写作生活的特定部分，而是泛指充满内在想象力和创造欲望的多数。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无论读者多少，无论是否与正在读的作品产生共鸣，阅读的快感从来都不是由轻轻松松的作品带来的，跨越作家们有意设置的重重障碍和空白地带，体验一场精神磨难，那才叫真正的满足。

陈 侗 鲁 毅

1999年3月5日于广州

工厂出口

午夜文丛

顾问:热罗姆·兰东(Jérôme Lindon) 曾果伟

策划:陈侗鲁毅工作室

编辑:唐 明 谢不周

目 录

工厂出口 (1982)	(11)
布松之罪 (1986)	(129)
社会新闻 (1993)	(279)



弗朗索瓦·邦

工厂出口

施康强译

一个车站，假如必须指明地点，随便哪一个车站，时间还早，七点刚过，天还是黑的。在车站之前有一个过道，来自地铁的，人们，几乎全体，向同一个方向走去，赶往巴黎。他却是逆流而行。又一个过道，与一架自动楼梯成直角。今天走运，它开着，把他送下宽广的地下大厅，那里人流交错，搅成一团，然后分开，杂乱无序然而一阵一阵地有序膨胀，那是列车到站。

挂钟，钟点，反射的目光，居高临下，上足了油。一般说它走得很准：从这里到站台，他还剩下六分钟，足够他在大厅中央的报亭买份报纸，假如不必排长队。至少那个队比买烟的队要短。他不抽烟，但必须穿过买烟的队。

准备好零钱，看一眼标题，哪一页他将靠着站台柱子阅读。不过他通常是搭下一班地铁赶到车站的，于是只剩一分钟时间，必须加快脚步，不管三七二十一碰撞迎面走来的零散乘客，或者三步并两步超过与他同一方向，但是慢吞吞往前走的人。有时候他搭上后一班车，至少晚了三分钟，不过等待的时间与乘前六分钟抵达的那班车是一样的，既然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十一分钟。

总得浪费十一分钟，不管是错过那趟车，或者提前六分

钟，加上五分钟还是十一，但是他周期性遇上的还是迟到，没有规律然而有种规律性，好像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整整几个星期他或在三十五分，或在四十分赶到地铁，然后就不那么准了。他知道至少要四五天，直到下周一，才能恢复正常，这以前总是或者早到，或者同一周内有两次要等上一刻钟。

需要指出，原则上他是打卡的。两人连档，先到的人代下一个人打卡，后者伺机悄悄回报。与他的伙伴连档。尤其是，一个月内迟到三次，就要扣全勤奖，一百五十法郎就泡汤了。既然如此，假如他有这样一段空白，需要等待十一分钟，与其待在站台上数列车，不如坦然处之，喝一杯果汁。

幸亏到处都有挂钟。这里的钟挂在吧台上，是做广告的。地下咖啡店。在这一亩三分地不需要戴表，他那块表从签定上一个租约起就不走了，可他照样过得很好。他周围尽是顾客，奶油咖啡或不带奶油，小杯黑咖啡或速蒸咖啡，他们说，一杯速蒸，一杯，外加小瓶饮料，苏维农面包或羊角包，柜台里面三条汉子穿梭来往，这个时候够他们忙的。他们的嘴也没闲着，嘴巴有它们的忙闲周期，有它们的时尚，来吧孩子们吃了喝了付钱，要不就叫一声大夫，一边在你鼻子底下晃动杯子，总要洒出一点。也躲不开那个从背后偷看他那份《锁鸭报》的家伙，对这种事他总是不习惯。拿开报纸，做出不高兴的样子。三个侍者中有一个尤其忙得不亦乐乎，只听见他的声音，他的奥维涅口音，我们这些移民，他说，他那副圆眼镜，吧台新鲜的橙色，塑料瓶。

带一点安全感登上站台总要好一些，别太赶。除了个别例外，如周末回家，他们的脸他都能认出来。不过在工作日，这里的人总是每天准点到的居多。职业教育中心的那帮孩子们在卷烟抽，每天都能见到他们。以至于遇到他们放假，别人也有

点像放假似的。

即便他知道什么人读什么报，他也有兴致瞥一眼大标题，尤其是《巴黎人报》上的丑闻。有一两个厂里的同事，不过早有默契，他们假装没看见，避免打招呼，在这个时刻人们依靠雷达前进。到得站台上，列车抵达，一般是准点的。第一阵真正的喧闹，轰隆轰隆加上尖音，钢铁与钢铁摩擦的响声。这声音刚停下来，紧接着是刹车声，然后每次靠站都要放出压缩空气，就在你的耳朵背后。最好看准车厢中央上车，拥挤的程度取决于乘客的多少，他们彼此拥挤，每天都像打冲锋，尽管力图避免还是搅成一团。踏脚板太高，抓住有点油腻的不锈钢把手。已经发出关门信号，迟到者使劲冲上来，然后道歉。找个座位，快看哪儿能容身，要不就在角落里，靠门站着，不是靠站台那一边，是另一边。原则上这里没有厂里的同事，他设法登上一节靠后的车厢，以便在他前面的站头上车的同事比他早出站。他们在各节车厢的分布像是固定的，总有打招呼的时候。

坐下来拿起报纸，打开翻开弄皱再叠好，没个完。又翻开，旁边那老头儿瞟了一眼。讨厌，他没见过这张脸。抽烟的自以为必须抽烟，因为不管有没有禁止抽烟的告示他们在这个时候不管到哪里都抽，再说从来没有检查而他将是第一个发牢骚的，每天出钱摊上这等乐趣未免代价太大。烟味加上咳嗽。集体乘客也一成不变，那帮中学生，现在该说职高生，在交换数学练习本。年轻人有组织。谈话一成不变，这边那四个，评论《队报》的当日新闻，不过最好在星期一见到他们。何况星期一也不难，他们交谈或者睡觉，沉着脸或者絮叨家庭琐事。运动员们在他之前下车。不是钢铁工人，他们干活的地方像是个仓库。那边三个是读《解放报》的，他有时跟其中一个打招

呼，一个穿黑色雨衣的小学教师，就是通向工厂的路上的学校，每天早晨有一队孩子，必须走下人行道才能通过。第一站过了，他不再计算停了多少站。

不再计算。外面还是黑的，灰色的、阴暗的夏天，茫茫一片海蓝色的雾除了，刚过环城路那一会儿，很干净很清晰，铁路边上的垃圾处理厂，看得见翻斗车在烟囱下面排队卸货。

然后是楼群，带点粉红色的城镇，最老的是五层砖房，最新的是灰色水泥楼但是看上去已经老态龙钟了。东零西散的黄色方块楼区开着同样的窗户，不是厨房里有人忙碌，就是晾着格子图案的床单。他难得关心铁路边上的事，除非是节日的第二天他有时会想着回味一遍，那些粘乎乎的日子像出门旅行没有走成，或者另一些日子他忽然感到不能忍受下去了，甚至不再买常读的报纸，报上的新闻突然味同嚼蜡，或者因为太多太密，叫他恶心。这会持续四天五天，乃至加上这一周剩下的日子，不过不会更久，因为说到底，报纸总给你帮助。嘿，了解不了解时事无所谓，讨论起来他总能应付，再说食堂里老有人说三道四，这样他也就知道个大概了。说到底，喜欢读报而不是听广播的人为数不多，听广播的人甚至用不着按按钮，闹钟一响广播自动开始，广告和节目接踵而来。他甚至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没有谢谢，不过他的报纸……既要过日子，就得抓住那些不管怎么说组成每个日子的事件。

他知道铁路两边的情况，用不着往外看，也说不清那些排列有序的信号。但是只要他一抬头，一切对他都不陌生，一切都恰在其位，没有惊奇。被定位，被辨认，肯定包含对下面应该遵守的信号の詳細预告。天桥上闪闪发亮的黑色，相互交错，又从电线中解脱出来的栏杆。他不计算站头，然而该他起身时他从不搞错，他扣上带风帽的短外套的最上面一个扣子，

此时刹车轰隆作响，不均匀的减速使他失去平衡，一脚踩进别人的两腿中间，弯着腰左蹭右穿，直到车门边上，车一进站就试着把门打开一道缝，因为有时候门会卡死，需要好几个人协力才能打开。

他从不错过站头，用不到想，不管他打盹或者读报，总在准确的时刻，做出同样的动作，这连他自己也惊奇。好像时间一长，这一切都自动协调了。快到站时，他正好读到最后一页，就差一两篇文章，文化性的或国际方面的，留着晚上读。

除了那么一两次，不过那是打开开始就搭错了车，着急或是不当心，人们挤来挤去，自以为迟了，于是上了前一班车，偏偏它不停你想下的那个站，或者是站台上对运行情况的改变没有解释清楚，就这样有两三次他该下的那个车站一闪而过，本该每天耐心从中慢慢走过去的同样的景物变成转眼即逝的远景。这几次，他就这样傻乎乎多走了三十里，回头路显得特别长，感到格外累。平白无辜受累，尤其在爬楼梯时，然后只有立在站台上等候，只有干等。然后再一次往车上挤，抓住，挺住。刹车，乘客，忍受别人的咳嗽或气息。别人身体的挤压，这段时间只能用于消极的紧张。憋住气不要闻那个人脏兮兮的头发，或者只看到另一个人初露征兆的秃顶，一张化了妆的脸或者一个脓疮的突兀的细节。于是他再次经过他的车站，不过是从反方向，因为他本该从巴黎来，想到这可能恰好是同一节车厢，真叫傻到家了。

于是才第一次端详他们的脸，这些人的脸带着同一种日常生活的印记，相貌夸张以免相互雷同，但却凝固在同样的固定性中，重复的事物中存在的差异性要求保持这种固定性。不过也不永远是同一些脸。可能时间略微晚了一点，这就带来变化。坐办公室的人，穿戴不一样。你得承认，这些衣服白天不

会塞进壁柜的。花样更多，茄克衫少了。女人也多了，她们与男人一样显得更加光滑，皮肤与手，或者更加年轻。差不多有半个小时，他总觉得不怎么自在，报纸倒是同样的几种。

这两三次，他整个一天都报废了，即便他九点甚至更早一些到厂。靠站起身下车挤出去，可是这些混蛋倒是不慌不忙的。还有出口的闸门，他们安了一个自动控制装置。楼梯，墙上那些像是永恒的乱涂乱抹。他回忆不起此类涂抹中的任何一句话，那些怪模怪样用红色涂成的词总带错，每次都以同样的力量吸引他的目光，bournoul 这个词少了一个字母，它写在那扇重得推不动的门上，当初是玻璃门现在钉了木板可能有一两年了，上面贴着一层又一层的招贴，为后面的人把住门，谢谢然后是大街，景色视季节而不同的大街。

总在夜色与灰色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白天，即便在夏天。有时候，如果他搭上一列早班车，而这种事情并不稀罕，他偶尔从床上掉下来，堵车或送货揪喇叭，再也睡不着不如去上班——或者，不过这是开头的事，他一早就起来，看错了表，匆忙出发，到车站才发现来早了，现在有一个小时要消磨——或者相反，列车晚点于是有一刻钟无所事事，没有必要八点零三分就到班上因为从十五分起才算工资，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可以悠然自得到对面的小酒店去喝杯果汁，那里的吧台可谓挤得不可开交，到巴黎去的人与从巴黎来的人肩膀挨着肩膀。然后去玩收费点唱机：如果他会连着好几天都去，那总是在同一时间点同样的曲子流行唱片，自动放音一片嘈杂不过这管用。他玩得开心，既然他每次都这么想，即便两个月没有去了他也认得出熟客们，脸色有点发青，所有这些人都不以牛奶咖啡开始他们的一天，除非咖啡浇上罗姆酒或苹果烧酒，或者喝小瓶酒与干白，老板娘钉在收银台上纹丝不动除了一阵一阵